

第一章 乡下老巫婆

我叫凌子，妹妹是我的小名，是妈给起的。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小名，娇里娇气的，一点也不好。我喜欢别人叫我的大名，潘凌子，响响亮亮的，多好。这个小名也许和我的小姨有关。我有过一个小姨，是妈妈的小妹妹。除此之外，妈还曾经幸福地有过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妈是外婆的第二个孩子。

我是多么羡慕妈啊，可以和那么多人一起玩，不像我，孤零零一个人。妈每天去上班之前，总不忘记把我锁在家里。我们家有两道门，她总是把外面的那一道关上。关门的时候总是发出闷闷的“啪嗒”声。我讨厌这个声音，就像讨厌那把锁一样。关上了，妈把脑袋凑在铁栏杆上，隔着薄薄的绿纱窗看我，使劲对我喊：“凌子，我走啦，你要乖呀。”

我总是生妈妈的气，怪她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听见她这样喊，我板着脸，怪不高兴地走过去，把里面的那道门关上，“砰”的一声，好像是我把妈关在门外了。门关上了，我并没有走开，而是站在门后面，把耳朵贴在那里，屏住呼吸听外面的动静。我听见门外的叹气声了，幽幽的，像晚春落下的一朵花。哦，她一定是伤



心了。其实我心里也怪难受的，爸爸不在家的日子里，就只有我和妈妈。她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怪寂寞的。我希望妈陪着我，可是一道门把我们分开了。

过了好久，外面的声音消失了，静悄悄的。我打开门一看，妈已经不在那里了，她站过的那个地方空空的，我的心也空空的，像有一把小勺子在我心里挖了一个小洞，风吹过去，感觉那里空荡荡的。

妈大概也觉得内疚，每天下班回来，总不忘给我带一件小玩意儿作为补偿，有时候是吃的，有时候是玩的。妈回来后把包往沙发上一放，就到厨房做饭去了。其实，在她进门的时候我就格外注意她的那只红色的格子包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心里猜测着妈给我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因为她把要给我的东西都藏在那只包里。妈回来了，她叫我的时候，我不答应，装作还生着气。等她一走，我马上跑过去翻她的包了。每次我都没失望，我总能在妈妈的包里找到一样让我感到欢喜的小东西。有时候是一包手指饼干，有时候是几颗甜津津的话梅糖，有一次我甚至还找到了一本小人书，里头讲的是孙悟空的故事，我喜欢极了。

那只红色的格子拎包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宝洞，藏着许多的宝贝，我每天都能在里面找到我想要的东西。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好像在玩藏宝游戏。吃了话梅糖，看了妈带回来的小人书，我就不好意思不理她了。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生她的气，我知道她把我关在屋子里是不放心我，怕我出去在外面闯祸。可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一个办法，还不如把我关在监狱里呢，那样的话我还有人可以说说话。运气好的话，说不定我还会遇到一个和气的小偷或者一个大胡子强盗，听他们讲故事也一定挺有趣的。可妈却偏偏把我一



个人锁在家里，好没劲哦！

我像一只被圈养在屋子里的小猫小狗，在里面转来转去，等着我的主人回来。没待上一天我就待腻了，电视也不想看，最喜欢的小人书也丢在一边，没过几分钟我就跑到铁门那里踮着脚尖往外瞅，看妈回来了没有。可就算我把眼珠子都望疼了，楼梯口也不会出现妈的身影。妈不回来，我就想着法儿要出去。我想啊想啊，终于有了一个办法。至于我是怎么出去的，这是秘密，以后再告诉你，总之我有办法溜出去玩了。我在外面痛痛快快地玩上一天，等到了傍晚，估摸着妈就要回来了，赶紧在她回来之前跑回家去。妈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我老实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压根儿不知道我趁她不在的时候溜出去过，我也不打算告诉她。拎包里还是藏着妈带给我的小东西。我觉得自己挺坏的，有得吃又有得玩，还让妈以为我在家里受委屈，想着法儿哄我。

说远啦，刚才说到哪了？哦，对，是在说我小姨的事。妈原来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不过她很快就和我一样了。因为她的姐姐（让我想想，妈妈的姐姐，我该叫什么呢？是叫阿姨吗？这样的事情我老是搞不清楚，一想脑袋就疼。算啦算啦，反正你知道就是啦，是我妈妈的姐姐）出生不久就死了。她的弟弟，就是我的那个小舅舅，长到三岁的时候也生病夭折了。我想，我的外婆那时候一定伤心死了，就像上次我们楼里的唐爷爷，他的猫阿花因为馋嘴，偷吃老鼠夹里的香肠，结果把腿夹坏了，可把唐爷爷心疼死了。

还有我的小姨。妈说我本来是还有一个小阿姨的，可是小姨最后也没有了，这件事说起来和我妈有关。妈说她五岁的时候，外婆怀上了我的小姨。那一次外婆怀着五个月的小姨在择菜，站得累了，想去坐地上的一只小板凳。板凳有些远，腰身不便的外婆就让

我妈把凳子搬过来。妈那时正在边上和几个女孩子跳皮筋，懒得走过去，就很不情愿地把小板凳踢了过去，板凳“咯吱”一声，溜到外婆的屁股边上。妈说当时她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只板凳，大概板凳的位置让她觉得不舒服，她又走了过去，朝着那凳子踢了一脚。妈本来是想把板凳踢到外婆的屁股底下的，可是她一用力，板凳就又咯吱咯吱地唱着歌从外婆屁股下溜了出去，刚好那时外婆正蹲坐下去……我的小姨就这样没有了。

妈挺不愿说起这件事的，我只听她对我说过一回。我记得那次妈说这件事的时候，脸上露出一副痛惜的、像我牙疼时的表情。我也觉得挺可惜的，不然我就有一个小姨了……

虽然妈曾经有过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可是最后她还是和我一样，成了孤零零一个人。不过也有和我不一样的地方，虽然一样是女儿，妈对我很好，可是外婆却很不喜欢我妈。

起初我以为外婆不喜欢妈是因为小姨的关系，可妈说也不全是。我就问妈到底是为什么，起初妈还不肯告诉我呢，吞吞吐吐的，我老是缠着她，她才说了。原来呀，妈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当兵的啦，外婆可不喜欢妈嫁给大兵，她费尽心思想了好多法子，不让妈和那大兵在一起，可我妈死心眼，就是爱上啦，后来你猜怎么着？她把户口本偷出来啦，跑出去和那个大兵登记了，就这样结婚啦。第二年，大兵的女儿就出生啦，那就是我。

外婆知道后气得再也不理我妈了，还说要断绝母女关系，够狠吧？要是别人对我说了这样的话，我一定理直气壮地走开了，就像上次我把小虎的小飞机弄坏了，小虎要我赔，我说我不赔，小虎说：“你不赔我们就断绝关系。”我一听马上掉头就走了。后来我每次看见小虎就朝他翻白眼，我才不理他呢。才过了几天，小虎就厚



着脸皮来找我了，跟在我后面“凌子、凌子”地叫我。妈可不像我，我都怀疑当初和我的大兵爸爸结婚的那个人是不是她了。妈特没骨气，外婆都说要断绝关系了，她还一有空就往外婆那里跑。换了我，就是打断我的腿我也不进小虎家的门。

外婆不喜欢我妈，顺带地连我也讨厌。可是一到夏天，妈总是要带我去看外婆。其实我挺不愿意去的，外婆是一个矮小的老太太，一个人住在乡下。我和妈每次一起去看她，她都不给我们好脸色看，像我们欠了她两百吊钱似的。

她还养了一只猫，是一只黑猫，又小又凶，生气的时候就把背拱起来，弯得像一张大弓。那只黑猫好像通人性，我猜一定是外婆对它讲过悄悄话。它也知道我们不受欢迎，看我们的时候就有些猫眼看人低，拿眼珠子斜斜地看。有几次我想要去亲近它，它警惕地盯着我看，眼睛瞪得很圆很圆。我观察过它的眼珠子，是碧绿色的。如果这是两颗祖母绿宝石，不知该有多好看，我一定会很喜欢的，可惜它们长在一张黑黢黢的猫脸上，这就有些怕人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伸出手想讨好地摸摸它，谁知它伸出爪子在我手背上“啪”地打了一下，我的手上立刻就留下了一条红痕，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喜欢猫了。

我把手背上被猫抓出的红痕给外婆看，外婆拿眼睛瞄了一眼，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谁叫你去碰它的！它不喜欢生人随便摸它的。”

生人，哦。

外婆和她的黑猫都不喜欢我们，可是不管外婆怎么冷淡，妈对她总是恭恭敬敬的。在矮小的外婆面前，她总是很温顺地低着头，低声下气的样子像个好脾气的婢女。

妈很希望外婆能够喜欢我，有一次，她甚至突发奇想把我一个人留在外婆家，自己悄悄地走了。也许她是想让我和外婆亲近一点，可是她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等第二天醒来，发现妈已经走了，就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顿时大哭起来，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心里委屈到极点。我哭得很绝望，一抽一抽的，差点背过气去。可是哭也没有用，妈已经走了。

哭了一会儿，没人理我，我擦擦眼泪，走出房间。外婆正在院子里喂那只黑猫。

黑猫偏过头看了我一眼，冲我叫了一声：“喵——”猫还好歹看了我一眼，外婆连瞧也不瞧我，她蹲在那里只顾看着猫吃饭。

我哭累了，饿得肚子咕咕叫，像养了一群鸽子。我虽然委屈得还想哭，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外婆对我说：“哭完了？那就吃饭吧。”我就带着委屈，抽抽噎噎地去吃饭，就这样开始了和外婆一起居住的日子。

外婆是一个瘦小精明的老太太，脾气很坏，她总是没好气地叫我“丫头”，还按照她的生活习惯来要求我，比如每天必须六点起床，起床后要叠好被子，枕头也要摆放整齐。在家里我可从来不叠被子，可是在外婆家我每天都要这样做，这让我觉得很烦。叠被子的时候外婆一点都不帮我，每次叠完被子，我的手臂就变得又酸又疼，麻麻的，像有成千上万只蚂蚁爬过似的，难受极了。每天一大早，外婆就起来了，她一起来就要把我叫醒，不许我再睡。我在黑暗的房间里睁开沉沉的眼皮，想到起来后还要叠厚厚的被子，心里就很沮丧，像暗沉沉的房间。

叠完被子去刷牙。我在家里的时候，用的是“小白兔”牌牙膏，牙膏皮上画着一只滑雪的小兔子，牙膏香喷喷的，我特别喜



欢。可是外婆家没有香香的“小白兔”牌牙膏，甚至连普通的牙膏也没有。外婆刷牙用的是一种奇怪的东西，颗粒很粗，像白色的沙子。我看着觉得有点像盐，用舌头尝了尝，咸咸的，真的是盐！外婆刷牙的时候，就蘸一点盐放在牙刷上，塞进嘴巴里使劲地刷，刷出许多空洞的声音，沙啦沙啦，还有许多血！我见了就赶紧跑。

我一直用自己带来的“小白兔”牌牙膏，可是妈走后，牙膏很快用完了。外婆就让我用她的盐来刷牙，我不肯，心想：又不是咸菜，我可不要用盐来刷我那小小白白的牙齿！可是不刷牙，好脏，嘴巴臭烘烘的。熬了两天，我也只好用盐来刷牙了，心中十分委屈，为我那小小白白的牙齿难过。我不喜欢用盐当牙膏，因为刷的时候，嘴里沙沙的，有点疼，还满嘴的咸味。

除了刷牙，还有好多我不喜欢的事情。吃饭的时候，外婆不许我把饭粒掉下来，要是我把饭掉在桌上了，她就会让我把饭粒拾起来吃掉。我觉得脏，不想吃，她就让我的饭粒拾起来放进自己的嘴里。看见她吃我掉下的饭粒，我就再不想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她还 不许我说话，饭桌上气氛总是沉闷得像要下雷雨。更讨厌的是，吃完午饭，外婆一定要我睡午觉，不许我出去玩，就算我一直嚷着说睡不着，她也让我闭着眼睛装睡，可是睡在她那间黑沉沉的屋子里，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玩。

当初妈把我留下来一定是希望我和外婆可以亲近一点，让外婆喜欢我，或者让我喜欢外婆，最好的结局是我和外婆彼此喜欢。可惜，她的愿望没有实现，我一点也不喜欢外婆，外婆更不喜欢我，她总是唠唠叨叨，嫌我挑食，嫌我吵。我也嫌她大嗓门，嫌她唠叨，还总是黑着一张脸。没过几天，我就吵着要回家了。

其实乡下也挺有趣的，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乡下别的事物我

也很喜欢，空气里飘着青草的气味，天空中飞着像网一样密集的蜻蜓和甲虫；地上长着酸酸甜甜的野草莓以及各种好看却说不出名的花；泥土里爬着稀奇古怪的小虫；水塘里有白肚皮的绿青蛙；大脑袋小尾巴的蝌蚪多得让我又害怕又喜欢；还有整齐得像写字簿里的方格子一样的水田。它们都和城里不一样。这些我都喜欢，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外婆。

我暗地里把她叫作老巫婆，外婆就是一个乡下老巫婆。除了黑衣服、黑猫，还有她住的黑房子，外婆还有一把奇大无比的芦花扫帚，比我还高。我还在门后面发现了一件黑斗篷，就像童话里巫婆的黑风衣那样。虽然妈告诉我那不叫斗篷，而是外公生前穿的“蓑衣”（就是雨衣，外婆家的东西都是稀奇古怪的，和我们的不一样），不过我觉得它就像巫婆的黑斗篷，黑疹疹的，很大，挂在门后像个鬼，似乎时时要扑出来，特别吓人。

我不喜欢这个乡下老巫婆、她的猫，还有她的黑房子，一切一切我都不喜欢。我猜她也一定讨厌我，就像我讨厌她那样。有一次，我清楚地听见她对邻居提起我的时候把我叫成“索命鬼的女儿”。我听了半天才明白过来，“索命鬼的女儿”说的就是我。我是妈妈的女儿，那妈妈不就是“索命鬼”吗？原来她是把妈妈当作索命鬼呀！

我再也不想待在老巫婆家里了，每天都拼命想回去，可是妈一直都不来接我。我身上又没有钱，没法自己回去。终于有一天，我厚着脸皮向老巫婆讨了一块钱，因为我对她说我想吃冰棍。我以为老巫婆不会给我呢，可是令我没想到，她居然把钱给我了！我捏着钱赶紧跑到小店里打电话，当然是打给妈。

电话通了，我一听到妈妈的声音就大哭起来。妈在电话里叫

我：“凌子——凌子——”

我本来想说：“凌子要死了——要死了——”想吓吓她，谁叫她把我扔在这里，可是我怕还没说完电话就断了，所以只好把这些话憋在肚子里，拣重点说，哭着要她快点来接我。起初妈还一个劲地安慰我，要我和外婆好好相处。可是当我把“索命鬼的女儿”告诉她时，电话里沉默下来了。

我有点害怕，怯怯地叫她：“妈——妈——”忘记了刚才还想着要吓她呢。许久之后，我才听见电话里传来抽泣的声音。我想一定是那句话让妈伤心了。

第二天，妈就来接我回去了。那天我很高兴，好像外婆也很高兴——也许她巴不得我走呢，只有妈很难过，脸色郁郁的，很难看。后来在回去的车上，我看见她偷偷地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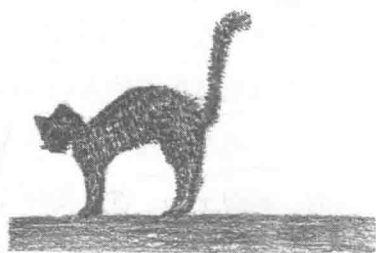
离开乡下老巫婆的家，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看见妈妈在哭，我也开心不起来了。我讨厌外婆，发誓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乡下老巫婆了。



第二章 居民楼

我和妈住在一幢居民楼里。我们那有好多这样的楼房：高高大大的平顶，又平又宽，像一个横放的大冰箱。这个大冰箱开了好多小窗子，像一只只小眼睛。窗帘就是眼皮，一拉上，眼睛就闭上了；一拉开，眼睛就又睁开了。居民楼的墙壁一面是灰色的，水泥里掺着一粒粒的砂石，摸上去糙糙的；另一面墙壁是绿色的，因为上面爬满了爬山虎。爬山虎的叶子很大又很多，一个绿巴掌一个绿巴掌密密地紧挨在一起。有风的时候，风吹动爬山虎的叶子，“哗啦啦”的声音就响起来，又温柔又动听，像很多人在轻轻地拍手。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听见，好听极了。

附近那一带有好多这样的房子，这些房子原来都是医院的家属楼。妈说从前这里有一个很老的医院，听说是外国人办的，历史很悠久，比她的年纪还大，因为她还没出生的时候医院就已经有了。不过后来因为房子实在太老了，这家医院就搬走了，搬到了别的地方。很多从前的老房子也都被拆了，只有这些家属楼留了下来，因为家属楼是后来才建的，还很新，所以没有被拆。后来这里又建了好多新的楼房，还重修了街道，陆陆续续有商店开起来，变成了现



在这个样子，家属楼也就成了居民楼。

居民楼里本来住的都是医院里面的人，我妈就是那个医院的护士，所以我们也住在那。医院搬走后，很多人都随着医院迁走了，我和妈没有搬走，还住在那里。居民楼空过一阵子，只有零星几户人家，空荡荡的，像一座孤岛，连说话都有回音。我时常在楼道里恶作剧地大叫一声，听见声音盘旋着、盘旋着，回荡在楼道里，嗡嗡嗡直响，像有一只巨大的马蜂在我头顶上飞着，怪有趣的。妈胆子小，常被我吓一跳，她不许我这样。虽然妈禁止我这样玩，不过我还是趁她不在的时候玩这个游戏，乐此不疲，但是这个游戏没玩多久就玩不成了，因为不久之后就有人搬了进来，居民楼里很快就住满了人。

我们这幢楼里住着好多有趣的人。我调查过了，一共有两个厨师、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邮递员、一个护士（就是我妈）；除此之外，住在四楼的明子的妈妈是幼儿园的老师，还有大虎小虎的妈妈杜阿姨，她是一个会计师，滴滴答答算盘珠子打得很快。其余的人就不特别了，因为大家都一样，都在工厂里工作。

张奶奶和姑姑

居民楼一共有五层，每一层都住着两户人家。住在我们家对面的是张奶奶，一个人住，她有个女儿，可是到美国去了。张奶奶的女儿比我大很多，妈说我得管她叫姑姑。以前姑姑还和张奶奶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和别人有些不一样，她很安静，不太爱说话，好像也很少有朋友，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到张奶奶家来过。不过姑姑和我妈的关系很好，也许是因为这幢楼里就她和我妈的年龄差不多。妈在家的时候，她时常到我们家来。有好几次我玩完从外



面回来，都看见姑姑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和我妈说话。看见我了，姑姑就回过头来对我微微一笑。我一直觉得姑姑很神秘，这会儿看见这个神秘人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还对我微笑，我就有些傻了，傻头傻脑地站在那里，光顾着看她了。直到妈说了一声：“怎么不喊人呀，叫姑姑呀。”我才想起来，小声地叫一声“姑姑”，姑姑就又朝我微微一笑。

姑姑还会弹琴，我看见过她的琴，是一架很黑很亮的钢琴，白白的琴键上面盖着鹦鹉绿的厚厚的毛布。我每次看见姑姑的钢琴总是忍不住要笑，因为我觉得它像一个张嘴微笑的黑人，露着洁白的牙齿。不过我不常看见它，因为姑姑老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弹钢琴，很少出门。

从前姑姑还在的时候我老是听见我们家对面关着的门里传出叮叮咚咚的钢琴声。起初我很好奇，老是趴在门上往门缝里看。有一次我正看着呢，门开了，张奶奶出来了，对我摆摆手，轻声说：“凌子乖，不要吵，姑姑在里头弹琴呢。”

姑姑每天都弹琴，我们楼里都听得见，不过没人说姑姑的琴声吵，因为大家都觉得姑姑的钢琴弹得很好。我们都习惯了姑姑的钢琴声，就像我每天都在钢琴声里醒过来，闹钟似的，只要一听到琴声我就醒了，不用妈催我。但是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睡过了头，因为那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已经满是明晃晃的阳光了。我睁着眼睛看着满屋子的太阳光发呆，忽然想起来这一天我没有听见姑姑的钢琴声。

难道是姑姑生病了吗？我觉得奇怪，鞋也没顾得上穿，赤着脚跑出去敲对面张奶奶家的门。门开了，我看见张奶奶的眼睛红红的。

“张奶奶，姑姑今天怎么不弹琴了？”

“姑姑走了。”张奶奶难过地说，抬起手背擦擦眼睛。

我以为姑姑出去了，不久之后就会回来的，可是我等啊等，一直不见她回来。后来妈告诉我，我才知道姑姑是到国外去了。听说姑姑现在每天在餐厅里为那些外国人弹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姑姑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弹琴，而且是弹给那些外国人听，难道姑姑就不喜欢给我们弹琴吗？换作我，我就不愿意去国外。

姑姑去了美国之后，每个月都会寄给张奶奶一张支票，可是没有任何信。我觉得很奇怪，姑姑为什么不给张奶奶写信呢，难道她就不想念张奶奶吗？我去问妈，妈只是摇头，不肯告诉我，还叮嘱我不要去问张奶奶。我就更加奇怪了。

姑姑好像在国外弹琴弹得很好，因为新年的时候她还给我们寄礼物，她寄给张奶奶的是一件黑毛衣，张奶奶很喜欢，一直舍不得穿，只要太阳好她就拿出来晒晒。我和妈也收到了礼物，妈收到的是一条漂亮的围巾，红色的，还垂着一排细细的流苏。围巾好大，可以把人裹在里面。妈说那不是围巾，是披肩，不管是围巾还是披肩，总之很漂亮。妈喜欢极了，她可不像张奶奶，只要一有机会她就围在肩上。我收到了一个布娃娃，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布娃娃，可这是姑姑送的礼物，我还是挺喜欢的。只是姑姑走了，我再也听不到姑姑的琴声了，整幢居民楼变得静悄悄的。我挺想念姑姑的琴声。姑姑的琴还在，可是再也不会会有叮叮咚咚泉水般悦耳的琴声响起来了。

张奶奶每个月都会收到姑姑寄来的支票，很准时，差不多总是在每个月的月初。可是我知道张奶奶更愿收到一封不夹支票的信，而不是一张支票。每次张奶奶收到支票的时候，我看她好像都不是



很开心。

不过有一天，张奶奶真的收到一封信了，而且是姑姑寄来的。我亲眼看见的，因为那封信就是我拿给她的。我也挺高兴，因为姑姑终于给张奶奶写信了。

张奶奶很激动，打开信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手一直在颤抖。我也好激动，想知道姑姑在信里面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提到我。可是打开来，我和张奶奶都失望极了，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还是一张结婚照，我认了半天才认出是姑姑。姑姑好瘦，照片上的她穿着洁白的婚纱，手里捧着马蹄莲，默默地对着我和张奶奶微笑着。和姑姑站在一起的是一位外国人，头发卷卷的，眼睛很蓝很蓝，像蓝色的玻璃球。我们这才知道姑姑已经在国外结婚了，而且嫁给了一个外国人。那个外国人长得胖胖的，肚子圆滚滚的，像个厨师；娇小美丽的姑姑站在他旁边像一个洋娃娃，那种摆放在橱窗里的芭比娃娃。

胖厨师笑得好开心，嘴张得很大，我猜我都可以把拳头塞到他嘴里了。姑姑站在他边上，嘴微微抿着，是不是一样开心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张奶奶是不开心的，因为那天，张奶奶对着照片哭了，很伤心地哭了，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我吓坏了，不明白张奶奶为什么会哭，是因为没去参加姑姑的婚礼吗？

我悄悄问妈：“妈，张奶奶为什么哭了，姑姑结婚她不高兴吗？”

妈对我摆摆手。那天回家后，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秘密，是有关姑姑和张奶奶的。妈说姑姑并不是张奶奶生的，而是张奶奶抱来的。

哦，我想起来了，难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姑姑和张奶奶亲亲热

热地手牵着手，就像我和妈那样，原来姑姑不是张奶奶生的。可是张奶奶还是对姑姑那么好，我一想起张奶奶给姑姑送冰水的样子就心疼。每到夏天，天一热，张奶奶就要给姑姑准备凉水了，因为姑姑不停地弹钢琴，把手弹得很烫，要用凉水冰手。张奶奶家没有冰箱，我们家有，她就每天拿着一个脸盆到我们家来取冰。冷冻室里结的冰很厚、很硬。妈上班去了，我还小，帮不上她，张奶奶一个人用菜刀很用力地把冰一点点刨下来，刨得手红红的，十根手指像十个红萝卜。姑姑知不知道张奶奶到我们家取冰的事呢？也许知道的吧，可惜她没看见张奶奶取冰的样子，不然她一定会心疼的。

很早的时候我就觉得姑姑和张奶奶怪怪的，不像母女。因为我很少听到姑姑叫张奶奶一声“妈妈”，虽然她和大家都不怎么说话。我也问过妈，那时候妈不肯告诉我。可是那天她告诉我，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从前姑姑看上去总是郁郁的，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原来姑姑不是张奶奶亲生的，张奶奶只是她的继母。姑姑的爸爸很早就过世了，她和继母一起生活。

妈告诉我秘密的那天，我十岁了，是不是因为妈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才把秘密告诉了我？长大了就可以知道秘密了吗？可是，妈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我一点也不开心。真的，我宁愿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样我就永远也猜不透张奶奶伤心的原因了。

现在每次见了张奶奶，我总是不自在。妈嘱咐过我不要告诉张奶奶我知道她的事情，其实她不这么说我也知道，因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问张奶奶关于姑姑的事情了，不像以前我老是问她姑姑什么时候回来。

姑姑寄来照片的第二年，张奶奶又收到照片了，是一张小婴儿的相片，我们也就知道姑姑生了小孩子。我在照片上见过张奶奶的



外孙，是个小美国佬，皮肤白白的，头发卷卷的——还是金色的。我还仔细研究过他的眼睛，他的眼珠子是蓝色的，应该像他的爸爸，因为我看不出哪里像姑姑。

张奶奶也是通过照片才知道她有了小外孙，我担心她又会像上次那样哭，可我猜错了，这次张奶奶并没有哭，相反，她还笑了，一个劲地对着那张相片瞅着，默默地微笑。我好几次都看见她一个人对着手里的相片在自言自语，有一回我听见她说的是：“小宝宝呀，想不想姥姥呀，想姥姥就回来呀，姥姥很想你们呢……”

张奶奶看照片的样子让我感到难过，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我宁愿她哭，这样我也可以陪张奶奶一起掉眼泪，可是张奶奶没有哭，反而笑了，我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唐爷爷和他的虎皮猫

唐爷爷是住在我们家楼下的一个很可爱的老头子，两撇白胡子翘翘的，看报纸的时候戴上一副老花眼镜，看起来像站在麦当劳门口的那个红脸白胡子老头。唐爷爷的眼镜经常滑出鼻梁很远，看人的时候就要瞪着眼睛，看上去挺凶，不过我一点也不怕他，相反，我还特别喜欢到他屋里去，因为每次去，唐爷爷都会给我糖吃。

我喜欢吃糖，可是妈不允许，因为多吃糖的缘故，我老是闹牙疼。虽然牙疼起来的时候真的挺难受的，不过我还是改不了吃糖的“毛病”。“毛病”是妈说的，她说我这么爱吃糖就是一个毛病。妈是医院里的护士，她老喜欢把事情往毛病上扯。不过我觉得这个吃糖的病挺好的，我喜欢生这个“病”。

我只要一见了糖就顾不上牙疼。妈说我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嘻嘻，我才不管呢。